



左图：梁启超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。

模仿者，尤其从美国归来的那批人，身上带着想成为创业英雄和科技英雄的强烈梦想。他们也带回来了和硅谷类似的公司管理、运营模式和办公环境。创始人和所有人的关系显得平等，员工上班可以放音乐，有了茶水间，上班也能喝咖啡，自由聊天，而且上班不再打卡……那种全新的、自由的精神，冲击大。

所以，互联网对我来说，是新一轮的思想启蒙。我写的《纳斯达克的一代》，实际上是对这种感觉的憧憬。

腾云：互联网发展至今快二十年了，你怎么看待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？

许知远：我的心态很复杂，有许多困惑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我一直想寻求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，但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，有很多让你觉得无法解决的问题——这些问题何以发生？

比如，互联网并没有让人们拥有更独立自由的思想，反而加剧了盲从。互联网的消费主义，让大家误以为自己非常有个性，可整个社

会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，反而陷入明显盲从的处境，独立思想和自主的精神，其实没有真正在中国社会建立起来。
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我们追求国家富强。某种意义上讲，中国已经实现富强目标，人们的财富积累、物质生活、消费方式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但这些真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吗？在一个已经获得金钱的社会中，它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答案吗？

作为有自由精神或个人理念的人，你想参与社会变化，知道怎么参与吗？中国进入到世界舞台渐露峥嵘，怎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、处理好国际关系？

问题太多，困惑不少。这些问题不仅要从眼前寻找答案，还要去历史的长河里寻找答案。因为任何人不可能仅仅生活在“此时”，作为中国人，我们都生活在“过去”，一条漫漫历史长线上。我们要去寻找答案，要去找某种延长线，看看过去的那几代人又是怎么面对这些问题的。

腾云：所以，《青年变革者：梁启超 1873—1898》就成了你回望历史的一面镜子，也是你寻找的答案。在梁启超身上，你发现了什么？

许知远：20世纪仍然是19世纪漫长转型的一个继续吗？我想去寻找答案，也去试图理解，在过去的一百年，世纪转型是怎么发生的？我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系，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，古文都不读的，反而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。

做了多年新闻，人到中年，39岁之后，我希望更多了解自己国家的发展历史。这是个陌生的探索过程——我之前写过一本书叫《祖国的陌生人》，因为我感觉对这个国家还是陌生的。你可以像一个外国人那样生活，但你毕竟是中国人，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面貌的。

综上，我对历史的追求有了更强烈的兴趣，而我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充分展现我所有困境和追寻的人，就找到了梁启超。

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，梁启超与留着络腮胡的印度诗人泰戈尔，以及阿富汗思想家哲马鲁丁·阿富汗尼排在一起，他们三人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，目睹各自帝国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，试图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。

在全球化视野里的梁启超

腾云：你眼里的梁启超是怎样的人？

许知远：梁启超肯定是从19世